

假如我是一條魚

王露 拔萃女書院

我用力地喘息着，在濁水中掙扎，在穢物間奔逃，拼命想奪得多一口空氣。儘管我已一無所有，但我這麼小，還想和蘇眉姐去看珊瑚，作弄馬蹄蟹弟弟，我還不想死啊！

可是我的視線變得朦朧朧，揮鰭也搖擺不定，胸中五臟六腑都在燃燒，似乎下一瞬便要迸裂成無數片。到底什麼東西勒着我？無形的爪子正擠壓我無助的身軀，讓我窒息。我靠着僅有的一口氣，努力睜開模糊的雙眼，瞧瞧四周。一張大眼，我不禁呆住了，竟全是臭氣沖天的垃圾！只見周圍黑壓壓的塑料垃圾交織如網，湛藍的海水此刻呈五顏六色，還有噁心的氣泡漂浮其上。我定睛一看，自己正前方的，便是那些薯片袋了，但裏頭空空如也。這是人類小孩最愛吃的零嘴，包裝袋正映着夕陽，金光澄澄正跳躍着。

澄黃色，在哪裏見過澄黃色？我眼前出現了一隊穿小學制服的小孩，嘻嘻哈哈地往這邊走來，他們身上穿的正是澄黃色的制服，上面印有幾個綠色大字：海岸清潔隊。「快看！他們又來了！」珍珍姐姐興奮地大叫。那群小孩子來到岸邊，四下張望一番。

「唉，這麼快，吐露港又積了一大堆垃圾！」

「就是就是，我們上次可收拾了一整天！」

「這個花園還能維持多久？」

大家七嘴八舌地埋怨着。隊伍中有位沉默寡言的小男孩，只低頭忙着收拾。「阿傑，你不生氣嗎？」隊友問他。他順手撿起一個塑料瓶，放進半慢的垃圾袋，說：「就再收拾一遍，我們可是海洋保育的小先鋒！」那位男孩便是阿傑。

近海的居民愛海，然而遊客不一樣。某次，我看到岸上樹起「海洋生態熱點地圖」的橫幅，心中便大嘆倒霉。蜂擁而來的遊客總是亂扔垃圾，讓我們苦不堪言。初遇阿傑，他和同學戴着勞動手套，手持長夾，背着塑料袋來勢洶洶，着實嚇了我們一跳。後來，我們才知道他們是清潔義工，正忙着撿走岸邊的垃圾。阿傑更組織了「海岸清潔隊」，希望可以鼓勵更多人參與撿垃圾的行動，保育海洋。

「我們不要嫌辛苦，沒有垃圾污染水源，海裏的魚兒們才能開心地生活呀。」阿傑說。「對！」「沒錯！」大家又七嘴八舌的響應着。聽到這裏，我們一家都感動不已，不禁跳出海面歡呼，稱讚他們的義舉。珠珠哥哥還說，要是他有手，也想當海岸清潔隊。媽媽看看一望無際的蔚藍大海，感慨道：「吐露港是多麼美，這裏的居民是多麼善良，但願以後永遠如此！」

想起母親的面孔，我心中一痛。多麼希望媽媽還陪伴在我身邊，照顧我、呵護我，讓我逃出這暗無天日的渾濁海域！忽然，尾巴一陣痛苦難當，似乎被什麼扎到了，我吃力地扭過身子來看，赫然見到我心中最深的夢魘——一塊深藍色的玻璃碎。

我討厭玻璃瓶，人們貪圖一時之快，我們卻要承受無限痛苦。也正是這玻璃瓶，讓我重新認識阿傑，那一天真是記憶猶新。

阿傑小學畢業了，大概搬到遠處上中學，也就不再來撿垃圾了。我們一家很多年來都不曾見到他的身影。珍珍姐姐常常在岸邊等待，盼着某一天阿傑會突然出現。等來等去，阿傑沒等到，反而來了一群工人，在岸邊大興土木。

完工後，便是一間嶄新的食品製造工廠。一天下午，工廠前掛上紅絲帶，放上花籃，擺起宴席來，原來是工廠開張的大日子。人們陸陸續續前來祝賀，主持拿着話筒說：「現在有請本工廠的創辦人兼總經理，陳勝傑上台拍照！」一陣掌聲後，人群中步出一人——竟是阿傑！正湊熱鬧的我們也雀躍起來，不禁躍出海面鼓鑼助興。

然而，阿傑變得健談了，可是宏論滔滔卻沒有一句提及我們。在場的人打開啤酒瓶，高聲歡呼着乾杯，一片喜氣洋洋。珍珍姐姐難掩失落，我便想扯牠離開。伴隨砰然巨響，我和姐姐竟看到宴會中人把酒瓶扔在地下，濺起無數碎片；還有人把空瓶拋進海裏！一個藍色的啤酒瓶，撞在岸上的礁石，頓時碎成數萬片沉進海中，猶如無數插進海洋胸膛的利刃，沾滿了深藍色的鮮血。

我和珍珍驚詫恐懼，人心是會變的！當年的海岸清潔隊先鋒，已被阿傑心中的貪念給污染吞沒了。我也不知拿誰出氣，直直地盯着眼前一個黑色汽水罐發愣。

「嘩啦、嘩啦……」一道道黑乎乎的瀑布從工廠排污口飛瀉而下，一下子就把海水染得骯髒無比。你問我瀑布為什麼是黑色的？哼，因為那水不是來自高山流下的清泉，而是充滿雜質毒素的污水！我們兄弟姐妹都不曾見過這等光景，便好奇地圍上去看。不料一陣陣令人作嘔的臭味撲面而來，我差點把我剛吃過的水蟲大餐全數奉還，見多識廣的媽媽皺起眉頭，張惶呼喊我們逃走。

我們游出老遠，才停下喘息。不知怎的，我開始頭昏腦漲，每呼吸一下，就感覺五臟六腑灼痛不已，劇烈地咳嗽起來。眼見哥哥姐姐們也不比我好，都是口吐白沫，一副快要暈過去之狀。媽媽卻忽然大喊：「快點離開！這裏也不安全。」我們拼命地游、拼命地游，但「黑色瀑布」如病毒般迅速擴散，好像到哪都能聞見那股腐臭味兒。突然間，年紀最輕的小貝呻吟一聲，氣若浮絲地說：「姐……我不行了……」說完眼睛一翻，肚皮朝上背朝下地直直往下墜。我正想上去救援，媽媽卻大吃一驚，一翻騰阻擋我的前路，喝了一聲：「走！」

我痛徹心扉，小貝已氣絕身亡了，我們好不容易才脫離險境。我們都大感詫異，難道這黑色物體真是病毒？後來，聽年長的同伴講，那叫污水，含了很多工廠的有害化學物質，不但污染海洋，還會令我們吃的食物也沾上有毒物質，輕則頭暈，重則當場死亡。想到妹妹魚肚翻白死去的模樣，再想到自己當天吃的水蟲也可能沾了「病毒」，我不禁不寒而慄。

唉，小貝，誰來為你報仇雪恨？之後發生的事，只是更令我肝腸寸斷，一顆心就像旁邊浮游的糖果紙一般，被撕扯得破爛不堪。

海岸旁擱置了一張桌子，上面的紫色桌布擦得一塵不染，在陽光下閃閃發亮，甚至有點刺眼。只見阿傑和一幫好友圍着桌子坐下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桌子便擺滿了各式山珍海味準備大快朵頤。桌上都是我們的親友，看得我們義憤填膺。他們一群人吃吃喝喝，談笑風生，但阿傑一時興起，更做起大煞風景的事：他嚼完一隻蟹腿，便將骨頭隨手一扔，那雪白的骨頭瞬間掉落海中。我們蟹兄弟被人飽餐一頓後，遺骨竟然又送回海里，真是「客氣」！這還不算，只見他又把剩飯、果皮等廚餘紛紛倒進海裏，絲毫不顧我們在海中被熏得睜不開眼。食客拍拍屁股就走，原本清澈的海水頓時變得烏煙瘴氣，大家都一個接一個地游回海底，不願接近水面。誰喜歡住在一個污穢不堪又臭氣熏天的地方呢？

那時的氣憤，慢慢化為悲傷。阿傑忘了，忘了自己曾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海洋保育者，也忘了他每次結束清潔會呼喊的那些海岸清潔隊的口號。現在我落得這個下場，歸根究底仍是源於他——一個忘記大自然恩惠的人。

我本來精神恍惚，現下赫然想起母親的遭遇，再也忍不住，淚水一滴一滴地滴進血紅色的海水。這是紅潮，色澤越鮮艷，罪孽越深重。這水污染導致的自然現象，在我眼中卻是阿傑幹的一切壞事的罪證！

昨日，媽媽可能游得太急，一不小心吞了塊塑料。本來她已年邁，加上水質大改，她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，現在又吞下塑料，頓時呼吸不得，暈了過去。

我和僅餘的哥哥姐姐們立馬衝過去想幫助她，可是一張大網忽地從上罩下，嚇得我不敢靠近。

驚魂甫定，定神一瞧，媽媽、哥哥和姐姐都被緩緩拖往遊艇。我正十分錯愕，頭上卻傳來阿傑的聲音：「哈哈，滿載而歸，今天晚餐不用愁了！」我立即明白發生了什麼事，不禁抱頭痛哭，無法置信。媽媽向我投來慈愛悲痛的目光，我心中有把聲音告訴自己：快逃！快逃！儘管心如刀割，我奮力游離險境，滿腦全是從小相依為命的至親沒有了，現在只剩下我孤身一魚了！

初嘗孤獨的滋味，我惶惶不知所措。晚上，我徹夜難眠，幾經輾轉昏昏睡去，在夢中卻看到那可恨的污水口裏不斷冒出異樣之物，不消片刻，一股腥味直衝鼻腔，但見是鮮紅的血。我心頭一驚，嚇得三魂不見七魂，醒來立即盡畢生之力狂奔，想離那地方越遠越好，反倒讓自己游進更危險的垃圾海域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大概我累得睡着了，醒來後，我便是這副模樣。我的呼吸愈來愈微弱，意識正一點點剝落，眼皮也快撐不開了。望着身旁的不毛之地，我更覺生無可戀，也許待在天堂比在這兒好……朦朧中，依稀可辨出一個人影，趴在欄杆邊不住嘔吐，那人好像便是……便是……

人類啊，你們聽着，我便是每天被你們當作腹中物的石斑魚。其實我的一生，便跟其他吐露港的魚同胞們大同小異，我們許多都死得不明不白。請你們睜大眼睛，瞧瞧海裏的慘狀，再瞧瞧你們手裏幹的事，你是否也是阿傑？是否也只顧着自己，忘記了要珍惜大自然的美麗？

難道你們看不到自己造的孽？你們在海裏扔垃圾、放污水，卻渾然不覺自己每天所吃的，已經帶上了許多化學物質和細菌。這不是你們一手造成的嗎？你們要記住，大自然不會對你們的所作所為一直忍聲吞氣，你們幹了什麼，一心以為神不知鬼不覺，到頭來還是自己吃虧。人類，醒覺吧！趁現在還不算太晚，你們快點痛改前非啊！